



1949 — 1979

山东三十年曲艺选

插图 孙英俊 侯冬君 姜振民

山东三十年曲艺选

省曲协、本社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78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 10099·1330 定价 1.30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目 录

山 东 快 书

| | | |
|-------------|------------------------|-------------|
| 一车高粱米 | 王桂山 | 刘学智(1) |
| 三只鸡 | 李 二 | 刘学智(18) |
| 抓俘虏 | 王桂山 | 刘学智 高元钧(36) |
| 侦察员 | 声 远 | (54) |
| 巧取虎狼窝 | 张 军 | (77) |
| 打走狗 | 刘金堂 | (90) |
| 小吴接班 | 山东省曲艺团创作组集体讨论
肖 金执笔 | (107) |
| 老支书 | 山东省曲艺团创作组集体讨论
镇 业执笔 | (125) |
| 一场激战 | 镇 业 陈 刚 | (142) |
| 拆界墙 | 陈永太 | (156) |
| 炉旁战歌 | 刘金堂 | (169) |
| 三榔桩 | 于鹤翔 | (179) |
| 二分钱 | 王延照 | (184) |

东 琴 书

| | | |
|------------|---------|-------|
| 夫 | 李寿山 | (188) |
| 姑娘的心 | 王群生 徐桂荣 | (196) |
| 老王卖瓜 | 陈学义 | (207) |

| | |
|-------------|------------------|
| 送镰记 | 丁书东(215) |
| 三回船 | 张 军(227) |
| 瓜棚记 | 巨野县文化馆(240) |
| 亲家俩赶车 | 段坤恩 朱孟明 何 玮(248) |
| 田间怒火 | 彭根山 中 岳(259) |

山 东 大 鼓

| | |
|-----------|----------|
| 降龙记 | 徐国华(267) |
| 欢庆灯 | 李自爱(273) |

山 东 渔 鼓

| | |
|-------------|--------------|
| 舍命救亲人 | 王永田 王其德(279) |
|-------------|--------------|

河 南 坠 子

| | |
|-------------|----------------|
| 送梳子 | 路 丁 谢 意原作(288) |
| | 王云峰 郭文秋 莫 诩修改 |
| 闹场院 | 路 丁(294) |
| 刮胡子 | 艺 卒 曲 兵(305) |
| 抢救亲人 | 于鹤翔 刘 礼(316) |
| 桂真和铁锤 | 单县文化馆(321) |

单 弦

| | |
|------------|--------------|
| 风雨之夜 | 刘学禹(330) |
| 车过枣林 | 林 芬 孔祥瑞(336) |

对 口 快 板

| | |
|-----------|----------|
| 铁人赞 | 徐智深(344) |
|-----------|----------|

- 搬掉“火焰山” 张广源(359)
- 三次卖肉 赵云龙(374)
- 龙虎斗 殷习华 陈克良(388)

快 板 书

- 飞车神枪手 烟台市业余曲艺创作组集体创作
于舟执笔 (396)
- 创业洞 尹文良 高增来(406)

相 声

- 追 车 李凤琪(415)
- 百花丛中 韩钟亮(425)
- 《创业》杂谈 潘贵才(438)
- 照 相 陈道庭原作
李凤琪改编 (449)

鼓 词

- 一块银元 单县文化馆(459)

唱 词

- 老邻居 刘金堂(476)

谭 书

- 漂海记 李凤琪(486)
- 煤城斗敌 向 春 张 军(509)
- 虎口夺盐 刘延广(523)

一 车 高 粱 米

（山东快书）

王桂山 刘学智

腊月二十半夜多，
从正北开来了一辆十轮大卡车，
十轮卡车原来是美国货，
现如今已经归顺了咱们中国。
开车的只有人两个，
司机同志本姓郭，
他名字就叫郭玉善，
助手姓张叫永合。
郭同志家住辽东省，
张同志他家是承德。
郭同志从小在家受贫苦，
找老板当学徒学开汽车。
那时候旧社会里太黑暗，
当学徒光是受折磨。

光侍候老师还不算，
还得侍候他老婆。
老板娘让他扫地抹桌子提溜尿水罐，
一天到晚不闲着，
哪有时间学手艺呀？
再一说老师傅的技术不容易学，
因此上三年的工大学了个半瓶醋，
光知道搬摇把子灌油擦车干些零碎活。
有一次老郭就把他的老师问：
“老师傅你能不能把开车的门道教给我？”
老师听罢皱了眉头，
嘴里没讲心里说：
“我指着开车来吃饭，
你学会我还吃什么？”
哎！自从来了共产党，
穷人再不受压迫。
大老郭汽车学校里去受训，
只觉的心里心外都快活，
老师们教的认真又耐心，
大老郭苦心钻研用心学：
头两月跟车当助手，
很快地自己单独能开车。
解放战争中他也曾把功立，
支援前线当过劳模。
开车的技术精通又熟练，

谁不知开汽车的大老郭。
五〇年志愿把名报，
抗美援朝出了国。
他工作在志愿军的汽车队，
专管着运送给养拉弹药。
这一天，
他载了一车高粱米，
翻山越岭过大河。
为防空不能开着灯走，
黑天半夜朝前摸，
正走着小张就把老郭叫：
（白）“老郭！”“啊！”
“你听听是不是后边又来了车？”
光听得轰隆轰隆声音响。”
老郭说：“哎！你伸头望望是什么？”
大老郭一言未落地，
忽然间一片白光照山坡。
张同志明知是敌机扔的照明弹，
故意地就把笑话说：
（白）“老郭啊！朝鲜和咱中国真不一样呀！”
“怎么不一样？”
“你看看人家的电灯没有杆子能悬着。”
郭同志一听不住地笑：
“这么亮的电灯咱还没见过。”
“老郭，别闹啦，

敌机扔出照明弹，
是不是咱们开到路旁去躲躲？”
老郭摇头说：“不可，
别惊慌来要沉着，
只管放心走咱的道，
照明弹是‘瞎子打灯笼’！”
“这话怎么讲？”“白费蜡吧，怎么讲！
地下的目标一时半时它看着不着，
咱要是开到路旁去防空，
叫他发现目标难逃脱。”
（白）“走！”“对！”
一股劲冲出了照明圈，
大老郭慢慢停下了车。
张同志一见心纳闷：
“老郭，你停下车子干什么？”
“照明弹晃得我花了眼啦，
咱们下车看看走的道路错没错。”

（白）“对！”两个人下车一看，“哎！老郭，我看不象咱前天走的那股道呀！”

“是呀！我看也不象，咱们前天走的那股道，
有个岔路，路口有棵大树，很稠的树枝指着敌人的方向，咱俩怕迷失方向，在树上刻了三个字——‘三八线’。”

“哎！老郭，你看前边黑忽忽的不是那棵树？”

“咱开过去看看吧，要是那棵树就不要紧啦，要

不是咱得顺着原路赶紧开回去，这里隔敌人很近，要提高警惕。”

“对！”“走！”

两个人进了司机棚，

机器一响开了车。

顺着大道往前走，哟！

忽然间前面有个黑家伙，

郭同志搬着舵轮往旁边猛一躲，

没躲得及呀！就听得“咔嚓”一声撞了车。

大老郭挂上倒闸急忙往后退，

一退退出七步多。

那知道后轱辘陷在沟里边，

车身子歪歪一溜坡。

汽车猛开也不走，

只有车头直哆嗦。

郭同志照着对面留神看，

刚才碰的啥家伙？哟！

却原来也是一辆十轮大卡车。

听了听车上还有人说话，

咕哩咕啦直吆喝。

哼！老郭想这是一车美国鬼啊，

这回恐怕要砸锅。

低低的声音就把小张叫：

（白）“小张！”

“啊？”

“坏啦!”

“怎么啦?”

“咱是和敌人撞了车!”

(白)“啊!”张同志一听发了楞,

急忙回手抄家伙,

拿起了冲锋枪和手榴弹,

低低的声音叫老郭:

“老郭,我看咱俩快动手,

拚个他死是咱活,

打死他一个就够本,

打死他两个赚一个。”

老郭就说:“先别忙,

事到如今要灵活;

咱们拚了不要紧,

无论如何不能丢了车!”

(白)“那怎么办呢?”

“趁着敌人没发现,

这个机会莫错过。”

大老郭放大了油门加马力,

他想往后倒倒再上坡;

哪知道后轱辘光转车不动,

前进后退动不得。

后轱辘越转沟越深,

吐吐吐,不大的工夫掉进泥里一尺多。

大老郭急得满身出大汗,

又听得对面敌军叫“哈罗！”
耶哟！老郭一听明白了，
敌人一准是认错了车。
紧接着敌车司机篷的门一开，
耶！乖乖！
从里边下来俩大个，
这两个鬼子照着这边直摆手，
嘴里头还唧哩哇啦把话说。
张同志越听越糊涂：
“这两个小子说什么？”
郭同志多少明白点，
敌人摆手让他往后快倒车。
大老郭急中生巧计，
戳了戳旁边的张永合。
两人喳喳了几句话，
马上开始就动作，
推开车门把车下，
顺着道旁的小沟朝前摸。
那两个鬼子没看见，
还在那摆手直张罗。
郭同志张同志摸到敌车跟前仔细看，
司机篷小门正开着；
车上的电门还没闭，
听动静机器零件都零活。
抬头看车厢上支着个帆布篷，噢，

美国鬼坐在里边图暖和，
可就是美中有点不太足。
外边的事情里边听不见来也看不着。
郭同志一想不怠慢，
这个机会很难得；
他俩进了敌车司机篷，
挂大闸，踩油门，舵轮一搬开了车。
那两个美国鬼子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哎——车上的弟兄你们忙什么？
上司早就有规定，
不准随便乱动车！”
他还以为是自己人哪，
哪知道是志愿军的小张和老郭。
那两个鬼子还想伸出胳膊往后挡，
老郭哪管那些个。
呼的一声轧过去，
连点动静没听着。
那两个家伙脑子轧得稀糊烂，
稀里糊涂见了阎罗。
机器的声音特别响，
车上的鬼子没发觉。
郭同志开着汽车往回走，
一拐弯影影绰绰看见树一棵。
他开口就把小张叫：
（白）“小张！”“啊！”

“看见了么？”

“看见了！”

“明白啦？”

“明白啦！”

“怎么样？咱这回办得还不错吧？”

“可不是吗！一车高粱米换了一车笨家伙，
这个买卖还作得！”

老郭说道：“先别乐，先别乐，
咱得赶快想对策。

这是一车美国鬼，
这可不是拉的货。”

小张说：“我在这车窗旁边把守好，
你只管大胆开你的车。

万一敌人发现了，
我扳机一扣就开火。”

“对！小张，实在不行就往沟里开，
咱俩死了他们也别想活。”

也对！

“到底你这个办法好，
又干净来又利索。”

“我问小张你怕死不怕死？”

小张说：“怕什么？光荣牺牲为祖国，
咱俩死了有价值，
咱俩换他一大车！”

（白）“你嚷什么？”

“你问我怕死不怕死！”

“你不知道后边有敌人吗？”

“好，下回小声点。”

老郭想：“不愧他是个青年团员，
我们完成这次任务有把握。”

大老郭汽车开的快如飞，
车厢里美国鬼子咿哩哇啦把话说：

“哈罗！今天的汽车开的真是快！”

“噢！恐怕任务太紧迫。”

“哈罗！咱们的司机今天真卖劲！”

“什么话呀，咱们的司机本来就不错。”

汽车越开越觉得快，
有几个鬼子美的哼哼呀呀直唱歌；
唱的什么也听不懂，
光听见嗓子眼里直哆嗦。

这时候有个鬼子不耐烦，
他喊了一声：“唱什么？”

这个鬼子他在美国军队里当上士，
这个车上他负责。

他刚才蒙上毯子要睡觉，
这一唱把他吵的睡不着！
他坐起就把那几个训：

“你们深更半夜唱什么？”

四周围尽是志愿军，
暴露了目标谁负责？”

鬼子们一听“志愿军”三个字，
鸦雀无声再无人把话说。
有几个鬼子蒙着毯子直祷告，
祷告上帝保佑着。
老半天没人敢说话，
停了会，有一个鬼子慢慢的说：
“哈罗！今天的天气咋这么冷，
我怎么蒙着毯子还直哆嗦。”
那个说：“哆嗦不在冷不冷，
六月天咱在朝鲜也哆嗦过。”
那个鬼子叹了口气：
“唉！咱们哪年能回国？”
“回国？你小子打算的怪不错，
叫我看不出哪天死来哪天活！
依我说乐一会儿是一会儿，
等下了车弄瓶啤酒咱喝喝。”
坐在前面的鬼子滋味到挺美：
“哈罗！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来娱乐？”
“是啊！可惜车上不能点灯，
要不咱来赌扑克。”
“对！赌扑克有我一个。”
这个鬼子一边说着一边往外看，
“哈罗！外边的高山这么多？
我怎么看见影影绰绰尽高山哪？”
这时候有几个鬼子也往外边看，